诗路花语

念奴娇·北京初雪
（外一首）

■ 陈健春

晓冬初雪，挟雨飞满院，冷香寒透。银杏轻黄迷恋处，却是红消皑岫。草木冰心，梅枝傲骨，寒碧骚垂柳。千姿如絮，瑞祥漫展鸿覆。自在陶醉诗狂，逍遥戏我，问雪殊征袖。天地何须风雅客，浪迹天涯依旧。皓玉凌梢，轻摇碎笔，描绘山河秀。时光迢递，一场梨梦翔聚。

七律·巴黎惊魂血泪飞

一夜巴黎惊世界，凶残暴虐灭人寰。
百人血染歌声里，万众哀嚎赛趣间。
夺命枪击还不断，追魂爆炸又连环。
新殇旧恨同飞泪，岁月强权更难安。

漫步的女孩

■ 陈不晚

你低头漫步的样子
像一只不知罪恶的羔羊

我将我的双眸摘下
安放在一片草叶之上

你若巧遇并满目纯净地
久久注视

我便溢满你那两只
闪闪发光的黑色酒杯

两滴醉醺的美酒
一滴东西，一滴南北

瀑

■ 王晓冰

这一刻
微风正凉，阳光正好
湍急的飞流
溅出纵身一跃的邂逅
一见倾心的拥抱
相濡以沫的胶着
恣意于下一个落差到来之前的间隔
秒杀
从来不动声色

这一刻
微风正凉，阳光正好
双手叉腰的假苹婆树
胸前挂满裸孕的果实，也是种子
木木然俯瞰着一百年来
老掉牙的爱情故事
就这样，就这样
前仆后继
川流不息

戏剧

■ 王强斐

我知道你一无所有
除了两只黑色的眼睛
它们告诉我
你的忧虑和痛苦
我不会轻易离开你
从始至终

我知道你会在心里想
天使在蜂巢里干什么？
我在这呢。请敲门进来
我会亲自迎接你
就像迎接春天

我不会说出我的寂寞
哪怕它蓝色的火焰一点点熄灭
遗失了渔火的大海
恰好被升起的晨曦照亮

你知道我不会这样默默地离开
即使天空飘着纷飞的细雨
所有人坐在咖啡厅里聊天
人声鼎沸。谁也顾不上谁

我正走来
兜里揣着一只红色的口琴
它悠扬的歌声
曾经抚摸过我们伤痛的心
以前如此，今后亦如此
接下来引人入胜的戏剧
会有更多的掌声

投稿邮箱
hnrbwxb@163.com

名家翰墨

白苗先生

■ 红笛

这些年过去，对白苗先生的记忆是越来越淡了。院子里的老报人聚在一起，偶尔会带出一两句关于老先生的事，说是一篇五百字的文章，他读过五遍，便能一字不漏地当场背诵，说当时字典少，不认识的字问他都能知道，有活字典之称，说他给报社工人夜校上课，会揣着一块做电版用的黑盐木，他上课其实是讲故事，海口话里说的“学古”，说到关节处，他会把木头往桌上一拍，给大家来个拍案惊奇。说着说着也就过去了，没有人想要写成什么。前不久，见海南日报海南周刊在记述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文化人时，有记到白苗：陈铭章，1901年生，笔名天尔、白苗（解放后用），日军侵入海南前，任《国光日报》编辑，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，逃往广州湾，又转赴香港，抗战胜利后回海口，在《世纪晚报》任知识副刊主编。解放后在海南日报工作。又记：在香港，他出版了《琼崖散忆》、《琼崖歌谣》。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。《琼崖散忆》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，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。虽只是雪泥鸿爪般的寥寥数语，却让我对先生渐渐淡去的记忆有些清晰起来。

那天天气真好，想做的事就是去白苗先生家一趟，他的儿子应该在家的。先生的家在一条巷子里，是闹中取静的地方，进了一扇石砌的拱门，有个庭院，一栋二层的小楼，白苗住在二楼，窗户对着天井，有不知名的藤葛从墙根下爬上来，一直爬到楼顶，家里便有了满满的绿意。记得他有一个儿子，年纪和我相仿，长相白皙，木讷寡言。我去先生家里，一坐就是半天，他进进出出地走来走去，添水倒茶，只是点点头，没说什么话，有时见他必恭必敬地端坐书桌边帮父亲抄写稿子。白苗都八十多岁了，有严重的白内障，毛笔写字，随意时笔划难免潦草难辩，都得儿子给他另外誊清抄正。

那条巷子小时候我们都叫臭屎巷，后来被写成少史巷，雅致倒是雅致了，但却和少史无关，少史是什么，没有相关资料记载，不可考。臭屎巷却有其来历，旧时海口人家，不设卫生间，也没公厕，排泻靠的是马桶，家家备有马桶，每天一早，第一件事是出门倒粪，海口话叫“倒咸”。有倒的就有收的，早早地就有人来收了，用牛拉的车，车上置椭圆的大木桶，早早地就在巷子里等着四面八方的人家来“倒咸”。老海口很小，说是四面八方，其实也只是三瓦五舍，三街五巷，没多少人家，巷子就靠着北门城墙，连中山路亦是没有。那时海口叫所，上世纪二十六年成了市，才开始有些模样。白苗出生时年号还是光绪，然后宣统三年，到得民国，都十岁了。对我说起这些，犹如历历在目，他说赶牛的车夫都是长辫子，有个车夫因为辫子太长，在头上盘着像顶了个小马桶。

白苗先生是海南日报最早的副刊编辑之一，算是承先启后的人物，民国时期，他就在旧报纸编副刊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仍然编辑新的海南日报副刊，按当时的说法，属于留用人员。编辑之余，他会用白苗的笔名写些有关海南的传说故事和历史钩冗。当时让人津津乐道，之后还能记忆犹新的便是丘濬和海瑞的故事连载。白苗先生一直在报社里编辑副刊，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正常退休，其间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曲折，算得是善始善终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他就像是家里那幅挂在墙上的国画山水，不敢说赏心悦目，但肯定没有害处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来时，大家好像也没记起他来，也是像那幅国画山水，破“四旧”后被卷了发放在角落里，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就被人遗忘了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报纸是没有副刊的，后来又恢复回来了。海南日报不但有文学副刊，还有综合副刊，而且还有了个文艺副刊部。我在副刊部当编辑时，陈青野是主任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去找白苗先生约稿吧，综合副刊需要他写的那类文字。于是我便认识了白苗，开始有了来往，一来二去地也熟悉了，并成了忘年交。那些年里，他给我们的综合副刊写了不少文章。白苗先生幼时启蒙私塾，年轻时在学校执教国文，又在报纸的副刊里浸润多年，文字底子厚实，遣词造句，自有自己的面目，其用词古语皆成新语，写新事亦好像是诗经里的。笔之所至，包罗广阔：谈道、谈艺、谈习俗、谈生活、谈遭遇、谈朋踪交往、谈名人逸事谈地方掌故、谈旧时朝野，色色具备不仅可以作喝茶的佐趣，亦可以充当海口近百年史的证考资料。

文字之余，白苗先生好“学古”。我常陪他一起喝茶，他夏天是短袖的对襟衫，冬天是长袖对襟衫加一件夹袄，或厚或薄，呢子礼帽，拄一根拐杖，衣履整饬，举止从容，在巷子里走动，就别有丘壑和气势。拐杖是一根粗的红藤，去藤器社请人用火烤熟后弯曲捋直而成。久后磨蹭得有些短了，又请人用车床车了一圈不锈钢管嵌上，拐杖磕碰地面，就会一声一声有节奏地回响。从他家里出来，抄近路，穿过对面人家庭室，就是牛车巷，走过巷口，左手边是我们常来喝茶的茶楼。老街骑楼，大多前门临街，后门倚巷，旧时是家家户户，皆门庭敞开，过往行人，为了方便，随意进出，也没有要过问的，这似乎是约定俗成，亦是司空见惯。上学的时候，为了赶路，我和同学们亦是常常这样穿堂入室，有时渴了，讨杯水喝，那家里主人也是笑脸相向，热情有加。茶楼铺早早坐满了客人，见老先生来了，先是让出座位，然后又都聚拢过来，围着先生坐定。茶师傅会给泡上一壶红茶，不加糖的，也不记单。盘古开天地，上下五千年，老先生是信手拈来，说有就有，且妙语连珠，高低轻重，缓急虚实，诙谐百出，偶尔还适当蕴籍地夹杂着些海口方言，听众无不为之倾绝。一夫荷戟，万夫趑趄，说的不是白苗，但老先生在喝茶“学古”时的跌宕起伏，却有着这样一种意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白苗先生眼疾益重，文章也渐渐写得少了。一次应约去他家，推开房门，见老先生戴着眼镜，左手里还拿着一枚放大镜，端坐桌前，正有笔有划地执管挥毫，态度安详，容貌伟杰。见纸上已密密麻麻地爬满蝇头小楷，每个字都摆得四平八稳，骨肉停匀，风骨犹如隋唐人写的经。他说儿子有事出差，只能亲笔而为了。写好后，他把稿纸折好，放在信封里交给我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些气喘，手上也开始出汗了。记得那篇文章是写白沙门的，写宋元之际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海战，白沙门之后是厓山，宋朝随之灭亡。之前白苗先生和我说过文章的内容，这亦是老先生给我们副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。真的好文章，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还要好。我觉得白苗先生的人亦是比他的文章还要好的。

白苗先生卒于1989年，按海南习俗计算，天上一岁，落地一岁，怀胎十月，亦是一岁。老先生享年虚岁九十有二，算得是人世里的山远水长了。

《桥》（油画） 吴楚宴 作

动物档案

骚牯

■ 严敬

这个家伙是村里牛群中最享福的，别的牛，无论是公牛，还是母牛，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驾车、耕地、犁田、打场等等，牛嘛，天生就该劳动，它们是农民的帮手，是农民的兄弟。可是这头骚牯什么事也不做，既不挽犁，也不套辕，别的牛干活，它到处闲逛，似乎这样还不舒服，还到处生事。

它也干活，只干一样活，就是和村里那些母牛配种，它专干这件风流活，美死它了。大家都相信，当初畜牧师一定看走眼了，选它做种牛？它个子不是最大的，身体也不是最强壮的，凭什么让它来播种，弄得生产队的牛群里都是它的子孙？

它好斗，见不得其他的公牛，如果有别的公牛出现在附近，它一定冲过去，跟那公牛打一架，别的公牛见它如此，早吓跑了。有一天，一条驾车的外村公牛路过村口，它看到了，挣脱缰绳，冲撞过去，外村公牛避让不及，竟让它连车撞到了池塘。

它好妒，村里所有母牛都是它的妻妾，它把它们看管得很紧，不许其他任何一条公牛接近。它的担忧根本就是多余的，因为其它公牛都被阉过，无力和它竞争。可是，这条骚牯生来就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。如果有公牛走近哪条母牛，顿时就会遭到它的攻击。它记得每条母牛身上的味道，闻一闻母牛体味，它就知道小母牛发育到了什么地步，哪几条大母牛到了该下种的时候，它会守在母牛的身旁，等待母牛最后驯服温顺的时刻。这时候，它很忙碌，很辛苦，忙了这头，还要忙那头，一刻不离地在几条母牛之间奔忙。它的嘴里会忙出一团团白沫，喷溅在来回急走的路上。如果别的公牛知道它有这般辛苦，是不是还要羡慕它？畜牧师当初为了避免骚牯之间的争斗，避免村里多养一条不干活的牛，才只留下它这样一条种牛，现在它劳累如此，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率，也正应了畜牧师的话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

村里的公牛对骚牯形成不了威胁，真正的威胁来自外来的骚牯，母牛身上有浓重的体味，这种味道在村里弥漫，会随着风儿飘向村外，这样，外村的骚牯就会嗅着气味找上门来。俗话说：百密必有一疏，骚牯守得再紧也有大意的时候。外来骚牯的眼睛也是红的，烧得像炭火，它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，无论得逞与否，它都不会吓得落荒而逃，它来就是为了打架的。两条骚牯架在一处，双角紧咬，你进我退，我进你退，它们脑门血肉模糊，满面流血。骚牯打架都是来真的，如果不被人拉开，会打上三天三夜，以一方致残而告终。

骚牯享有和母牛交配的特权，还享有不干农活的权利。头一项是它的天职，第二项则是它耍手腕得来的，它不想参加劳动，于是它便装出不会劳动的样子，让它驾车，它把装满粮食的牛车拖下池塘；让它耕地，它故意走得弯弯扭扭；干活时，难免与母牛相遇，它要不立定，望着母牛不走，要不母牛往哪走它也跟着往哪走，叫人气不打一处来。它还影响别的公牛干活，有一条叫黄毛的公牛，本来正在专心犁地，但骚牯哼着响鼻，喷着唾沫，一步步走近它，黄毛很怕骚牯，见骚牯不怀好意，心中惊惧，扭头拖着铁犁狂奔起来，闹得许多人丢下手中活儿拦它。

骚牯耍心眼不说，还动不动耍脾气，用它的人使唤不了它，就拿鞭子抽它，开始谁都没有想到，它竟红了眼，扭头要触人。以后，大家都避着它，惹不起躲得起，都不去牵它鼻子上的绳子。又过几年，包产到户，生产队的牛也分到各家，公牛、母牛、大牛、小牛都有人要，唯独骚牯被人推来推去。

岁月如歌

百年渡口

■ 吴乾华

夜游三亚，当地朋友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坐船。”我以为是旅游观光船，却不料，被他带进鸿港市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面，地面坑坑洼洼而且黑暗。我掏出手机照明，蹑手蹑脚地跟着他走。一处拐弯，前面有灯光亮着，就是渡口了。要走近它，又是一条坑洼的巷子。

渡口是一栋两层小楼，第一层前后通透，被一道铁栏隔成两半，供乘客一边进一边出；第二层供工作人员住宿。走进渡口，门口的角落处放一张木桌，当做售票台，船票每张1.5元。渡口里墙面斑驳，有些地方还裸露着钢筋，古旧中透露着沧桑。一面墙壁上，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，红色的笔迹在灯光下张牙舞爪。渡口所依傍的是三亚河与临春河在入海口处的并流，有多级水泥台阶向下伸入水面。借着灯光，可以看到一群小鱼在岸边啃食苔藓。水面约百米宽，对岸相匹配地也设一个渡口，灯火阑珊，人影闪动；它的背景竟是一山凸起的鹿回头公园，其上霓虹艳丽，几条旋转的光束射向天空的四面八方。

现在，我们要坐船到对岸的渡口去。此时，河道中横行而来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，伴着轰隆隆的声响。待它越来越近，看清了，是渡船。客舱里十几个人，或站或坐。渡船慢慢靠岸，船头吃水处挂一个破旧轮胎，防止与水泥台阶硬碰硬。渡船停稳，乘客下船，从台阶上了渡口，然后各去其所去，他们中既有拎着生活用品的本地居民，也有背着旅行包的外地游客。我和朋友以及十几个人作为下一拨乘客下了台阶上船。船头放一个铁皮箱，我们把船票投入其中。渡船长约十米，宽三米，驾驶室在后，客舱在前。客舱的两侧各设一米多高的护栏，依护栏各安放一排长椅。顶上盖一张铁蓬，用来遮日挡雨，悬架上放着救生衣等应急用品。甲板乌黑锃亮，多年来不知道被多少双脚踩过。

待乘客上船完毕，渡船轰隆隆地启动马达，挂倒挡，徐徐退出渡口。我感觉到船体在剧烈震颤，并闻到柴油的气味。渡船退出一定距离后，又180度调转船头，轰隆隆地向对岸开去，船头犁开的水哗啦啦作响。

河道中水流湍急，渡船要横穿过去并不轻松，好在我们的驾驶员技术娴熟。他端坐在驾驶室，一副惯看风云，任凭潮起潮落的淡定表情，最终让船头吻上了对岸渡口的台阶。从此岸开到彼岸，用时不到五分钟，渡船每天要往返上百趟。

我们下船登岸。这里是低矮的两层小楼，陈旧，破败。渡口很有历史了。早在清朝时，就有广东沿海的蜑家渔民漂泊至此，临水而居。他们驾驶渔船来往两岸，为生活而奔波。到1910年左右，建起现址这一对渡口，迄今已逾百年。渡口起初用的是人力木船，到海南解放后，渡口翻修，换用机动船，因为靠近南边海渔村，所以三亚人叫它“南边海渡口”。

朋友说，他小时候经常跟随爷爷奶奶坐渡船到对岸的亲戚朋友家串门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渡口的周围突飞猛进变成现代化的都市。渡口也在变，只是慢慢变老、变旧，像一个时光容器，封存住上世纪的悠悠岁月。我指着对岸的渡口问他：“那边不是要拆了吗？”他顿时来神，说：“是的，要拆了，拆后开发商要建起177米高的三亚第一高楼，政府还规划建一座桥横跨两岸，到那时，人们来往两岸既方便又省钱。”停顿片刻，他又怅然长叹：“渡口要拆了，我真有点不舍，毕竟，这里流淌着几代三亚人的记忆。”

小小说

遗产一百万

■ 赵水云

三年前的一个冰雪夜，李老汉的老伴半夜里突发急病，李老汉从所住果园的小房里来村里叫儿子，急忙之中摔断了腿，可是大儿子一家睡得沉，二儿子睡得死，一时半会也未叫开门，李老汉担心老伴，无奈又拐回果园，可惜老伴一口气没上来已经驾鹤西去。第二天儿女们方知此事，痛哭不已，因为有的路途遥远，有的家中有事走不开，子女们也没有到齐，就由村中当农民的大儿子主持，草草地下葬了，那夜，西风呼号，残破的果园房中，还在读大学的刚刚赶回来的小女儿坐在瘸腿李老汉身边哭红了眼睛。

小女儿走后没几天，县公证处来了一个人，给大儿子二儿子各送来一份遗书，天呀，李老汉的老伴竟然有一百万的遗产，遗书交代等李信义百年后，一百万“分”给十个子女，按照每人尽孝的情况由小女儿按比例分配，因小女儿已放弃继承，钱存在公证处。

李老汉的老伴生前喜欢捡破烂，也许是发了横财吧，九个儿子不相信母亲会有这么多钱，曾到公证处查询：真有一百万吗？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。

随后李老汉的日子是灿烂的，大儿子把他接回了家，二儿子时常给他送吃的穿的，三儿子逢年过节就寄钱回来，四儿子还把父亲接到省城游玩了一次，这让小山村的老少爷们生生羡慕了一回。还有五儿子、六儿子、七儿子…个个争相献殷勤，乐得李老汉一天到晚合不拢嘴地夸老伴能干、夸儿子媳妇孝顺，说就是女儿有点差，好久没回来了。

李老汉度过了一个幸福无比的晚年，临了是含着微笑走的。李老汉的葬礼隆重、排场、阔气，他的九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无一缺席。

当丧事办完，九个哥哥把目光聚焦到小妹身上，看小妹如何分配那笔一百万的遗产，小妹淡淡地说一块到公证处去领吧。

小妹递进去一份取款凭证，公证处递出了薄薄一摞百元大钞之后，再不见动静，几个哥哥沉不住气啦“怎么？就这么点？”

“是的，一百万分全在这了。”

“一百万分！有没有搞错？我们要的是一百万元！”

“小妹，是不是你独吞了，你到底捣什么鬼？”

面对哥哥们连珠炮似的发问。小妹哭了，她仿佛要把一生的冤屈都哭出来：“母亲怎么会有一百万？她养活了十个孩子，供我们读书，供我们成家，她连一百元都没有！当时母亲突然去世，父亲残废，如果不是我借了一万元，玩了点小聪明，使了这一计，你们哪一个愿意赡养老父亲，父亲敲门，你们理都不理，父亲瘫在床上，你们看都不看，我才出此下策，三年来，我拼命学习，拼命打工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挣奖学金，为赚钱还账。现在这一万元，不，是一百万分你们嫌少是不是？那么当初父母生你们值多少钱？养你们值多少钱？供你们读书值多少钱，为你们娶妻成家又值多少钱？难道你们是回报的得太多了吗？”

哥哥们在妹妹一声声的质问面前低下了头。

家在海南

假日海滩的黄昏

■ 龙福仁

黄昏的假日海滩，景色很美。

假日海滩位于海口市的西面。海滩的外围，是沿着长长的海岸线逶迤延伸的椰树林。长长的椰树林象是一条绿色的廊廊，把海滩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。

扶疏有序的椰树林，树杆或是昂首挺拔，或是斜撑向天；椰果累累，串串勾连；叶冠如盖，葳蕤婆娑。椰林脚下，则是沿着椰林走向依势而种植的各种鲜花。此时，正是花繁叶茂时。鲜花似锦，碧叶欲滴。花丛间，可见到三五成群的蝴蝶在不知疲倦地飞来舞去。像是采蜜，又像是戏耍。其间，又可以看到几只蜻蜓也飞来凑个热闹。夕阳斜斜地穿进椰林里，浅黄的色，柔柔的光轻轻地照到了树杆上，在地上，在花丛间投下了一道道影子。浮光浅影，画面素然。

没有行人，没有杂音，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微弱的海浪声外，周遭是阒静一片。置身其中，每呼吸一口气，总是那样爽朗，舒心。

与寂静的椰林不同，紧靠着椰林的沙滩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莹白柔软的沙滩，穿着各式各色泳装的男男女女来回穿梭。欢笑声，嬉闹声，追逐声交织一片，热闹非常。有的在玩沙滩排球，有的在玩沙雕，有的干脆在海水与沙滩的交汇处，头朝沙滩，脚朝海水横躺下来，舒展四肢，让层层涌来的微波细浪，轻轻地抚摸着松弛下来的身躯，舒心地感受着海水的柔情蜜意。此时的海，像在絮言细语，又似低吟浅唱，抒发着心绪间的怡悦。天是湛蓝湛蓝的，云如蝉翼一样的薄，时而飘移，时而驻留，每一次变幻，总会留下不一样的图像：似羊，似兔，似高山，似流水。

海上则是泳者的世界。老少男女，戏水其间。或挥臂击水，自由畅泳；或卧水蹬腿，仰泳而动；或潜入水中，顿失踪影，疏尔，却在另一头浮出水面。泳姿百种，亦乖亦怪，都为尽情释放心中的那份快乐。

夕阳正渐渐西沉。阳光也从刚才的浅黄开始泛红起来，黄里透红，红里泛黄。澄黄的阳光溶进这粉红的色彩，齐齐地拂照到整个假日海滩上。夕阳下，岸边的椰树林，细白沙滩，澄澈海水，以及这戏水的泳者，都笼罩在了这夕照的晕黄里。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群众工作部：66810660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0分 印完：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